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隸一
卷三十一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潛道篇第二十三此有妖恠篇第二十四
述意部第一

蓋聞聖賢應世影跡無方所止之國莫非利
益俗士封其吉凶上智恬其善惡正心而俟
則與天同量矣昔晉武之世有天竺耆域宋
武之初有彭城杯度並顯示徵瑞昭悟毗俗
齊梁之有沙門保誌者始現於永明之初晦
智若狂體同繙塵而藏往知來每中靈驗動
容發辭鮮有遺策土庶響赴所在如雲跡拘
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燒濡地虎不能侵
毒雖復限以九關身終無礙語其佛理則聲
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士世有可善故
出善應之世有可惡故出惡應之可謂懸於
日月蔽於金石者矣無壘之福於斯見焉

引證部第二

如生經云佛告諸比丘乃昔過去無數劫時

姊弟二人姊有一子與舅俱給官御府織見
帑藏中奇寶好物即共議言吾織作勤苦歲
物多少寧可共取用解貧乏同夜人定鑿作
地穴盜取官物不可算數明監藏者覺物減
少以啓白王王詔之曰勿廣宣之令外知聞
^乙舅甥盜者謂王不覺王曰至于後日必復重
來且嚴警守以用待之得者收捉無令於逸
藏監受詔即加守備其人久則重來盜外
甥教舅舅今季尊體羸力少若爲守者所得
不能自脫我力強盛當濟挽舅舅適入窟爲
守者所執執者喚呼諸人甥捉不制畏明識
之輒截舅頭出窟持歸晨曉藏監具以啓聞
王又詔曰舉出其屍置四交路其有對哭取
死屍者則是賊魁棄之四衢警守積日人馬
填噎塞路奔突其賊射闊載兩車薪置其屍
上守者啓王王詔候伺若有燒者收縛送來
於是外甥教童執炬儻戲人衆搯吏以火投
薪薪然熾盛守者不覺具以啓王王又詔曰

若閣維更增嚴伺其來取骨則是元首甥又覺之兼猥釀酒特令釀厚詣守備者微而語之遣守者連昔飢渴見酒聚飲飲酒過多皆共醉寐酒瓶盛骨而去守者不覺明復啓王王又詔曰前後警守竟不級獲其賊校點更當設謀王即出女莊嚴寶飾安立房室於大

朱三十一二三

水傍衆人侍衛伺察非妄必有利色來趣女者逆抱投喚令人收執他日異夜甥尋竊來因水放株令順流下唱叫尋隱守者驚趣謂有異人但見株抵如是連昔數數不變守者睡眠甥即乘株到文房室女則執衣甥告女曰用爲牽衣可捉我辟甥素亮黠預持死人

復士失兒甥時得兒抱至他國前見國王占謝答對引經說義王大歡喜輒賜祿位以爲大臣而謂之曰吾之一國智慧方便無逮卿者欲以臣兒若吾之兒當以相配自恣所欲對曰不敢若王見哀其實欲索本國王女王曰善哉從所志願王即自以爲子遣使求彼

朱三十二三三

辟以用授女女便放衣捉辟而大稱叫遲守者寤甥得脫走明具啓王王又詔曰此人方便獨百無雙久捕不得當柰之何女即懷妊十月生男男大端正使乳母抱行周遍國中有人見鳴便縛送來抱兒終日無就鳴者甥爲餅師住餅爐下小兒飢啼乳母抱兒趣餅

爐下市餅鋪兒甥見兒鳴具以白王王又詔曰何不縛送乳母答曰小兒飢啼餅師授餅因而鳴之不識是賊何因白之王又使母更抱兒出見近兒者便縛將來甥沽美酒呼母伺者勸酒醉眠便盜兒去醒悟失兒具以啓王王又詔曰卿等頑駁貪嘴狂水既不得賊王王失兒時得兒抱至他國前見國王占復士失兒時得兒抱至他國前見國王占謝答對引經說義王大歡喜輒賜祿位以爲大臣而謂之曰吾之一國智慧方便無逮卿者欲以臣兒若吾之兒當以相配自恣所欲對曰不敢若王見哀其實欲索本國王女王曰善哉從所志願王即自以爲子遣使求彼

王文王即可之即遣使者欲迎王文勅其太子五百騎乘皆使嚴整甥爲賊臣甥懷恐懼若到彼國王必覺我見孰不疑便啓其王若王見遣當令人馬衣服鞍勒一無差異乃可迎婦王然其言王令二百五十騎在前二百五十乘在後甥在其中跨馬不下女父自出

屢觀察之王入騎中躬執甥出爾爲是非前後方便捕何叵得誓首答曰實尔是也王曰鄉之聰黠天下無雙卿之所願以女配之得爲夫婦佛告諸比丘欲知尔時外甥者則吾身是外國王者舍利弗是其舅者今調達是丈婦翁者輸頭檀王是婦母者摩耶夫人是其婦者拘夷是其子者羅雲是佛說是時莫不歡喜又智度論云菩薩思惟觀空無常相故雖有妙好五欲不生諸結辟如國王有一大臣自覆藏罪人所不知王言取無脂肥羊來汝若不得者當與汝罪大臣有智繫一大羊以草穀好養日三以狼而畏怖之羊雖得養肥而無脂牽羊與王王遣人殺之肥而無脂王問云何得尔答以上事菩薩亦如是見無常苦空令諸結脂消諸功德肉肥又賢愚經云尔時摩竭國中有一長者生一男兒相貌具足甚可愛敬其生之日藏中自然出一金象父母歡喜因瑞立号名曰象護兒漸

長大象亦隨大既能行步象亦行步出入進止常不相離若意不用便住在內象大小便唯出好金由是因緣庫藏寶滿象護長恒騎東西逞疾隨意甚適人情阿闍世王聞知索看象護父子乘象在門王聽乘象入內下象拜王王大歡喜命坐賜食粗略談論須臾之間辭王欲去王告象護留象在此莫將出耶象護慄然奉教留之空步出宮未久之間象沒於地踊在門外象護還得乘之象護慮王見害投佛出家得羅漢道每與比丘林間思惟其金象者恒在目前舍衛國人聞有金象竟集觀之揔鬧不靜妨廢行道時諸比丘朱三十以意白佛佛告象護因此致煩遣之令去然不肯去佛復告曰汝可語之我今生分已盡更不用汝如是至三象當滅去尔時象護奉教語之是時金象即入地中佛告比丘因何有此果報乃往過去迦葉佛時人壽二萬歲彼佛涅槃後起塔廟中有蓋墮本從兜率天

乘象下入胎彼時象身有少剝破時有一人見破治補因立誓願使我將來恒處尊貴財用無乏彼人壽終生於天上盡其天命下生世間常在尊貴恒有金象隨侍衛護尔時治象人者今象護是由彼治象封受自然緣其敬心奉三尊故今值我得道又雜寶藏經云昔難陀王聰明博通事無不練以已所知謂無酬敵群臣無對時諸臣等即白王言有比丘名那伽斯那聰明絕倫今在山中王欲試之即使人賚一瓶蘇湛然盈滿王意以爲我智滿足誰加於我斯那獲蘇即解其意於弟子中歛針五百用刺蘇中蘊亦不溢尋遣歸王王既獲已即知其意尋遣使請斯那即赴延入宮中王與鹿食食三五匙便言已足後與細美方乃復食王復問言向云已足何故今者猶故復食斯那答言我向足鹿未足於細即語王言今者殿上可盡集人令滿其上尋即喚人充塞遍滿更無容處王在後來將

續

朱三十

五

公

欲上殿諸人畏故盡皆攝伏其中轉寃乃容多人斯那尔時即語王言鹿飯如民細者如王民見於王誰不避路王復問言出家在家何者得道斯那答言二俱得道王復問言若二俱得道何用出家斯那答言譬如去此三千餘里若遣少健乘馬賚糧捉於器仗得速達不王答言得若遣老人乘於瘦馬復無糧食爲可達不王言縱令賚糧由恐不達況無糧也斯那答言出家得道喻如少壯在家得道如彼老人王復問言日之在上其體是一何以夏時極熱冬時極寒夏則日長冬則日短斯那答言須弥山有上下道日於夏時行於上道路遠行遲照于金山故長而暑熱日於冬時行於下道路近行速照大海水短而極寒

頌曰

潛道巧變 善弄冥馳 偉哉仁智 官捕推移
羊肥無脂 象護天隨 福應所感 寅運投機
靜也沖默 動也神輝 綿綿違御 環環長斐

反宗元象 光潛影離 隱顯叵測 真偽難議

感應緣略 引一十三驗

西晉沙門劉薩何

西晉沙門竺佛嵩澄

宋沙門釋曇始

宋沙門釋邵碩

宋沙門釋法朗

宋沙門釋慧安

齊帝高詳

梁沙門釋保誌

齊沙門釋僧慧

吳居士徐兌

西晉慈州郭下安仁寺西劉薩何師廟者而西晉之末此鄉本名文成郡即晉文公避地之所也州東南不遠高平原上有人名薩何姓劉氏其廟莊麗備盡諸飾初何在俗不異於凡人懷殺害全不奉法何亦同之因患死蘇日在冥道中見觀世音曰汝罪重應受苦念汝無知且放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王塔可往禮拜得免先罪何得活已改革前習士俗無佛承郭下有之便具問已方便

開喻通展仁風稽胡專直信用其語每年四月八日大會平原各將酒餅及以淨供從旦至中酣飲戲樂即行淨供至中便止過午已後共相讚佛歌詠三寶乃至于曉何遂出家法名慧遠百姓仰之敬如佛想然表異迹生信逾隆晝在高塔爲衆說法夜入蠶中以自沈隱旦從蠶出初不寧舍故俗名爲蘇何聖蘇何者稽胡名蠶也以從蠶宿故以名焉故今彼俗村村佛堂無不立像名胡師佛也今安仁寺廟立像極嚴土俗乞願粹者不一每年正月舉巡村落去住自在不惟人功效往彼村兩人可舉額文則開顏色和悅其村一歲死喪則少不欲去者十人不移額文則合色貌憂慘其村一歲必有灾障故俗至今常以爲候俗亦以爲觀世音者假形化俗故名慧遠有經一卷俗中行之純是梵語讀者自解故黃河左右慈陽嵐石丹延綏銀八州之地無不奉敬皆有行事如彼說之然今諸原

皆立土塔上施相刹繫以垂璫擬達之極止也何於本鄉既開佛法東造丹陽諸塔禮事已訖西趣涼州番禾御谷禮山出像行出肅州酒泉郭西沙礮而卒形骨小細狀如葵子中皆有孔可以繩連故令彼俗有灾障者就礮覓之得以凶亡不得告喪有人覓既不得卷三十一
七

就左側觀音像上取之至夜便失明日尋之還在像手故士俗以此尚之。西晉杯度沙門不知何許人出自冀州年可七十許隱匿姓字不甚修行時人未重也嘗寄宿一家家有金像杯度晨興輒持而去主人策馬追之度自徐行而騎走不及至河乘一小舟以過孟津因号曰杯度後在彭城人每見之常在途路莫有知其居處所在擔一簾篋行止自隨或於凝雪之辰叩冰盥浴膚色輝然不以寒慘義熙中斂在廣陵刺史沛國劉蕃素聞其名因人要來猶擔此篋使人舉視重不能勝蕃自起看政有敗納衣耳度辭去一手挈

篋若提鴻毛永嘉初中卒羅什聞度在彭城嘆曰我與此子戲別已數百年矣於時乃悟什亦神人也。西晉末竺佛圖澄西域人形貌似百歲人左脅孔圍可四五寸以帛塞之齋日就水邊抽腸胃出洗已內孔夜則除帛光照一室以讀書雖未通群籍與諸學士輒辯析無滯莫不伏者至永嘉中遊洛下時石勒屯兵河北以殺戮為威道俗遇害不少澄往造軍門豫定吉凶勒見毎拜澄化令奉佛減虐省刑故中州免者十而八九勒與劉曜相拒構隙以問澄澄曰可生擒耳何憂乎麻油塗掌令視見之曜被執朱繩縛肘後果獲之如掌所見至建平四年四月八日勒至寺觀佛微風吹鈴有聲顧謂衆曰解此鈴音者不鈴言國有大喪不出今年至七月而勒死石虎即位師奉過勒賜以鑿輦出入乘焉所有祥感其相極多略而不述虎末澄告弟子曰禍將作矣及期未至吾且過世至戊申年

太子殺其母弟虎怒誅及妻子明年虎死遂有染閨之亂葬於鄴西一云澄死之日商者見在流沙虎開棺唯見衣鉢澄在中原時遭凶亂而能通暢仁化其德最高非夫至聖何能救此塗炭丸造寺五百八十餘所通濟道俗者中分天下矣

西晉鄴中有佛名澄第

卷三十一

八

太

子名道進學通內外爲石虎所重嘗言及隱士事虎謂進曰有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視傲然而卧朕雖不德君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地涌雖不能令木石屈膝何足夫而長傲耶昔太公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哲豈其謬乎進對曰昔舜優

言善也但軻命有懸矣後秦州兵亂軻弟子以牛負軻西奔運追禽并爲所害虎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畢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宋僞魏長安有釋曇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武太元之末費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立以歸戒蓋高句驪聞道之始也義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泥天下咸稱白足和尚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遍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遠叔謂胡曰旣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阿練胡遍

朱三十

九

訪衆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茲事之晉末朝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世二聖四君共嘉其節將欲激勵翕竟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之德勿効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令史遂無隱遁之傳乎虎悅其言即遣軻還其所止差十家供給之進還具以白澄澄莞然笑曰汝

燾既惑其言以僞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閑絕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末始知燾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杖錫到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燾令依軍法屢斬不傷遽以白燾燾大怒自以所佩劒研之體無餘異唯劒所著處有痕如布綿焉時北園養虎于檻燾令以始餌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燾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即延始上殿頂禮足下悔其信失始爲說法明辯因果燾大生愧懼遂感勸疾崔寔二人次發惡病燾以過由於彼於是誅剪二家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教俄而燾卒孫濬襲位方大弘佛法盛迄于今始後不知所終也宋高昌有釋法朗高昌人幼而執行精苦多諸徵瑞韜光蘊德人莫測其所階朗師釋法

進亦高行沙門進嘗閉戶獨坐忽見朗在前問從何處來答云從戶簾中入云與遠僧俱至日旣將中願爲設食進即爲設食唯聞鉢之聲竟不見人昔廬山慧遠嘗以一袈裟遺進進即以爲觀朗云衆僧已去別日當取之後見執繫者就進取衣進即與之訪常執繫者皆云不取方知是先聖人權迹取也至魏虜毀滅佛法朗西適龜茲龜茲王與彼國大禪師結約若有得道者至當爲我說我當供養及朗至乃以白王王待以聖禮後終於龜茲焚屍之日兩肩涌泉直上于天衆歎希有收骨起塔後西域人來北土具傳此事

錄
朱三十
十
古

宋岷山通雲寺有沙門邵碩者本姓邵名碩始康人形貌似狂而深敬佛法以宋初出家入道自稱碩公出入行往不擇晝夜至人家眠地者人家有死就人乞細席必有小兒亡時人咸以此爲識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碩於衆中爾畜作師子形尔日郡縣亦見碩作

師子形乃悟分身也刺史蕭慧開及劉孟明等並挹事之後一朝忽著布帽詣孟明少時明卒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糾碩謂玉曰天地嗷嗷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玉信而除之及孟明卒仲玉果行州事以宋元徽元年九月一日卒岷山通靈

寺臨亡語道人法進云可露吾骸急繫屨著脚既而依之出屍置寺後經二日不見所在俄而有人從鄆縣來遇進云昨見碩公在市中一脚著履漫語云小子無宜適失我履一隻進驚而檢問沙弥沙弥荅云近送屍時怖懼右腳一履不得好繫遂失之其迹詭異莫可測也後竟不知所終宋江陵琵琶寺有釋

慧安未詳何許人年十八出家止江陵琵琶寺風貌庸率頗共輕之時爲沙彌衆僧列坐輒使行水安執空瓶從上至下水常不竭時咸以異焉及受具戒稍顯靈迹常月晦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堂戶未開安乃綰濟指

錄
朱王

十一

才

從壁隙而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發言後與濟共至塔下便語濟云吾當遠行今與君別頃之便見天人伎樂香華布滿空中濟唯驚懼竟不得語安又謂曰吾前後事迹慎勿妄說說必有咎唯西南有一白衣是新發意菩薩可具爲說之於是辭去便附商人入

湘川中路患痢極篤謂船主曰貧道命必應盡但出置岸邊不湏器木氣絕之後即施亟鳥商人依其言出卧岸側夜見火燄從身而出商人恠懼就往觀之已氣絕矣商人行至湘東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濟後至陟屺寺詣隱士南陽劉虬具言其事虬即起遙禮之謂濟曰此得道之人入火光三昧也齊帝諱詳即元魏丞相王歡之第二子也嫡兄澄急慢爲奴所害詳襲其位代爲相國魏將曆窮詳築壇於南郊筮遇大橫大吉漢之卦也乃鑄金像一寫而成魏牧爲禪文魏帝署之即受其禪爲大齊也凡所行履不測其

愚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起佛寺僧尼溢滿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絕時稠禪師箴帝曰檀越羅刹治臨水自見帝從之覩群羅刹在後於是遂不食肉禁鷹鷄去官漁屠宰辛葷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竟日不出礼佛行遶其疾如風受戒於照玄大統法師面掩地令上履髮而授焉先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勑曰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群沙弥遇曰高詳駝馳來便引見一老僧拜之曰高詳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尔來何爲曰取經函僧曰詳在寺嬾讀經令北行東頭與之使者及命初帝至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謂帝曰我死去爾後來是夜癡人死帝尋崩於晉陽齊荊州有釋僧慧姓劉不知何許人在荊州數十年南陽劉虬在陟屺寺請以屈之時人見之已五六十年終亦不老舉止趨介無甚威儀往至病人家若瞑必

朱林三士

十一

才

死喜者必老時咸以此爲識凡未相識者並悉其親表存亡之意慧嘗至江邊告津吏求度吏迫以舟小未及過之湏吏已見慧在彼兩岸諸人咸歎神異中山甄恬南平車曇同日請慧慧皆赴之後兩家檢覆方知分身齊求明中文惠要下京行過保誌誌撫背曰赤龍子他無所言慧後還荆遇見鎮西長史劉景蕤忽泣慟而捉之數日蕤果爲刺史所害後至湘州城南忽云地中有碑衆人試掘果得二枚慧後不知所終或云求元中卒於江陵長沙寺梁京師有釋保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師道林寺師事沙門僧儉爲和尚修習禪業至宋太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語始若難曉後皆効驗時或賦詩言如識記京土士庶皆共事之齊武帝謂其感衆收住

建康既旦人見共入市廊還檢獄中誌猶在
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舉食來金鉢盛飯汝
可取之既而齊支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
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
帝帝即迎入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
朱子
隨衆出既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俱

帝怒遣推檢失所閻吏啓云誌久出在省方
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
使於龍光殿賓二寺求之並云昨宿旦去又
至其常所造廣候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此
行道旦眠未寤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
處宿焉誌嘗盛冬袒行沙門寶亮欲以納衣
遺之未及發言誌忽來引納而去又時就人
求生魚膾人爲辦竟致飽乃去還視盆中魚
游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見高帝於地下
常受鎌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鎌刀齊衛尉胡
諧病請誌誌泣疏云胡屈明日竟不往是日
諧亡載屍還宅誌云胡屈者明日屍出也齊

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誌
畫絹作一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
顯達遂節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入廬山
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鳥乃
誌所畫悟而登之烏竟不飛追者見烏謂無
人而返卒以見免齊屯騎桑偃將欲謀反往
詣誌誌遙見而走大呼云圍臺城欲返逆斫
頭破腹後末旬事發偃叛往朱方爲人所得
累斫頭破腹梁鄱陽忠烈王嘗屈誌來第會
忽令覓荆子甚急既得安之門上莫測所以
少時王便出爲荊州刺史其預鑒之明此類非
一誌多去來興皇淨名兩寺及今上龍興甚
見崇禮先是齊時多禁誌出入今上即位下
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燃
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
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
拘制何其鄙狹一至於此自今行來隨意出
入勿令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禁內天監五

年冬旱牢祭備至而求降雨誌忽上啓云誌病不差就官乞治若不啓白於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殿講勝鬚請雨上即使沙門法雲講勝鬚竟夜便大雪誌又云湏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足上嘗問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云十二識者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答云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爲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脩習答云安樂禁識者以爲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後法雲於華林講法華至假使黑風誌忽問風之有無答云世諦故有第一義則無也誌往復三四番便笑云若體是假有此亦不可解難可解其辭旨隱沒類皆如此陳征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爲其現真形兌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女恭事者數不可稱至天監十三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屍骸香軟形

貌熙悅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閣舍人吳慶即啓聞上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屬我乎因厚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善精舍勑陸倕製銘辭於塚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初誌顯迹之始年可五六十許而終亦不老人咸莫測其年有徐捷道者居于京師九日臺比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誌士時應年九十七矣祐高僧傳_出徐光在吳世常行幻術於市廊間種棗橘栗立得食之而市肆賣者皆已耗失凡言水旱甚驗常過大將軍孫琳門褰裳而趨左右唾啖或問其故答曰

朱三十朱三十朱三十

流血覆道臭腥不可琳聞而怒殺之斬其首無血及琳廢幼帝更立景帝將拜蔣陵有大飄風如廩從空中墜琳車上車爲之傾頓顧見徐光在松樹上拊手指搗嗤笑之琳問左右無見者琳惡之俄而景帝誅琳兄弟四人一旦爲戮虜魏周時老子者姓李名聃字伯

陽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人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也雖受氣於天然見生於李家猶以李爲姓或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是天之鬼精靈之屬或云其母懷之七十歲乃生生時剖其母左腋出出而白首故謂之老子或言其母夫老子氏母家或老子母適到李樹下而生老子老子生而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或云老子欲西出關尹知其非常從之問道術老子驚恠故吐舌軀然遂有老軀之号皆不然也今案九變及先生十二化經老子未出關時固以名軀矣老子數易名字非但軀而已所以余者案九宮三五經及元辰經人生各有厄會到其時其易名字以隨生氣之音則可以延年歲厄今世有道者亦如此老子在周乃二百餘年二百餘年之中必有厄會非一是以名字稍多耳殷時彭祖諱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之末出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靖不恤世務不營

名譽不飾車服惟以養生治身爲事王聞其壽以爲大夫常稱病閑居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并服水桂雲母糧粉麋角常有少容閉氣內息從平旦至月中乃免坐拭目摩搦身體舐脣咽唾服氣數十乃以起行言笑其體中或有疲倦不安便導引閑氣以固所患心在存身頭面九竅五歲四支至毛髮皆令其在覺其氣雲行體中起於鼻口下達十指王自詣問訊安不告致遺珍玩前後數万彭祖皆受以恤貧賤者略無所留又有嫁女者亦少得道知養形神方年二百七歲視之如十五六王奉事之於掖庭爲立華屋紫閣飾

朱子
十六

以金玉乃令嫁女乘輜輶往問道於彭祖嫁女具受諸要法以教王王試爲之有驗欲殺之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如其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王不能常行彭祖之道得壽百三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後得鄭女妖淫王失道而殂洛間相傳言彭祖之道

教人者由於王禁之故也彭祖去殷時年七百歲非壽終也出神仙傳漢時洛下有一洞穴其深不測有一婦人欲殺夫謂夫日未嘗見此穴夫自逆視婦遂推下經多時至底婦於後擲飯物如欲祭之當時顛墜恍惚良久蘇得飯食之氣力小強周遑覓路仍得一穴便匍匐徒就崎嶇反側行數十里穴寬亦有微明遂得平步行百餘里覺所踐如塵而聞粒米香噉之芬美即裹而爲糧復齋以行所歷幽遠里數難詳而轉就明廣食所齋盡便入一都郡郭脩整宮館莊麗臺榭房宇悉以金龜爲飾雖無日月而明踰三光人皆長丈被羽衣奏奇樂非世所聞便告求哀長人語令前去凡過如此者九處最後至苦飢餓長人指中庭一大柏樹近百圍下有一羊令跪將羊鬚初得一珠長人取之次將亦取後將令噉即得療飢請問九處之名求停不去合云君命不得停還問張華當悉此間人便

復隨穴出交州還洛問華以所得物示之華云如塵者是黃河下龍涎泥是崑山下泥九處地仙名九館大夫羊爲癡龍其初一株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充飢而已此人還往七八年間漢永平五年剡縣劉神阮肇共入天台山迷不得返經十三日糧乏盡飢餓殆死遙望山上有一桃樹大有子實永無登路攀緣藤葛乃得至上各噉數枚而飢止體充復下山持杯取水欲盥漱見蕪菁葉從山腹流出甚鮮新復一杯流出有胡麻飯糴便共沒水逆流行二三里得度山出一大溪邊有二女子姿質妙絕見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劉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來神肇既不識之緣二女便呼其姓相似有舊乃相見而悉問來何晚因邀還家其家銅瓦屋南壁及東壁下各有一大牀皆施絳羅帳帳角懸鈴金銀交錯牀頭各有十侍婢勑云劉阮二郎經涉山岨向雖得瓊寶猶尚虛弊可速作

食食胡麻飯山羊脯牛肉甚甘美食畢行酒
有一群女來各持五三桃子笑而言賀汝聾
來酒酣作樂至暮令各就一帳宿女往就之
言聲清婉令人忘憂遂停半年氣候草木是
春時百鳥啼鳴更懷悲思求歸甚苦女曰罪
牽君當可如何遂呼前來女子有三四十人
集會奏樂共送劉阮指示還路既出親舊零
落邑屋改異無相識問訊得七世孫傳聞上
世入山迷不得歸至晉太元八年忽復去不
知何所漢時太山黃原平旦開門忽有一
青犬在門外伏守備如家養原細犬隨隣里
獵日垂夕見一鹿便放犬犬行甚遲原絕力
逐終不及行數里至一穴入百餘步忽有平
衢槐柳列植行牆廻市原隨犬入門列房龍
戶可有數十間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鮮麗
或撫琴瑟或執博碁至北閣有三間屋二人
侍直若有所伺見原相視而笑此青犬所致
妙音聾也一人留一人入閣湏臾有四婢出

隸

朱然王

十八

公

稱太真夫人白黃郎有一女年已弱笄冥數
應爲君婦旣暮引原入內內有南向堂堂前
有池池中有臺臺四角有徑尺穴穴中有光
映惟席妙音容色婉妙侍婢亦美交禮旣畢
宴寢如舊經數日原欲颸還報家妙音曰人
神道異卒非久勢至明日解珮分袂臨階涕
泗終會無期深加愛敬若能相思至三月且
可脩齋索四婢送出門半日至家情念恍惚
每至其期常見空中有輶車駿驛若飛右驗
此蹕述異記曰廬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
廣不盈尺俯眄杳無底咸康中江州刺史庾
亮迎吳猛猛將弟子登山遊觀因過此梁見
一老公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甘露與猛猛遍
與弟子又進至一處見崇臺廣廈玉宇金房
琳瑯焜耀暉彩眩目多珍寶玉器不可識設
玉膏終日又述異記曰獨角者邑郡江人
也年可數百歲俗失其名頂上生一角故謂
之獨角或忽去積載或累旬不語及有所說

則旨趣精微咸莫能測焉所居獨以德化亦頗有訓導一旦與家辭因入舍前江中變爲鯉魚角尚在首後時時暫還容狀如乎生與子孫飲讌數日輒去穀城鄉卒常生不知何所處也數死而復生時人爲不然後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卒輒在缺門山上大呼言卒

朱三十一
九

公

常生在此云復兩水五日必止止則上山求祠之但見卒衣杖革帶後數十年復爲華陰市門卒琴高趙人也以鼓琴爲康王舍人行消彭之術浮遊冀州碣郡間二百餘年後復時入碣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期日皆潔齋待於水傍設星祠果乘赤鯉魚出入坐祠中碣中旦有萬人觀之留一月復入水村先宋人也以釣爲業居睢水傍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或自食之常村帶好種荔食其葩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即殺之後數十年踞宋城門上鼓琴數十日乃去宋人家家奉祠之右三驗出

妖恠篇第二十四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妖恠者千寶記云蓋是精氣之依物者也氣亂於中物變於外形神氣質表裏之用也本於五行通於五事雖消息昇降伏動萬端然其休咎之徵皆可得域而論矣此是俗情之近見未達大聖之因果考斯徵變乃是衆生宿業之難因感現報之緣發因緣相會物理必然故有斯徵未足可恠也引證部第二 如佛本行經云余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有一馬王名雞尸形貌端正身體白淨猶如珂雪又若白銀如淨滿月如居陀華其頭紺色走疾如風聲如妙鼓於彼時間閣浮提有五百商人時諸商人欲入大海辦具資糧行到大海即祠海神備諸船舶崔得五船師求貸珍寶時諸人輦至其海內忽值惡風吹其船舫至羅刹國其國多有羅刹之女欲到彼國大風飄博船悉破壞時諸商人各運手足截流浮去欲詣彼岸時羅

利女聞彼大海有船破壞羅刹女等即往救
接一時捉得五百商人共彼商人五欲自娛
歡喜踊躍共生男女將彼商人置一鐵城既
安置已變化本形令使端正可喜遇人人纔
不及用天香湯澡浴以香塗身著種種衣瓔
珞莊嚴妙華天符懸以寶鏡捷疾走行詣商
公
朱王

人所語諸人言是諸聖子莫有恐也莫有愁
也遇汝手來遇汝僻來遇汝腕來是時商人
窮極護命恐怖畏死遂於彼所起寶女想與
其手僻時羅刹女度諸商人慈言哀愍從何
遠來可爲我夫憐愍我等爲我作主我等無
人愛念作歸依處除滅我等憂愁煩惱爲我
等告諸商人善哉聖子是城南面不得從彼
出向某處有一商人智慧深細聰明利見即
生疑念作是思惟以何等故不聽南過我應
同諸女睡卧之時尋往所禁之處次第觀看
善惡之事余時商主作是念已即同彼諸羅
刹女等卧睡眠已遂安詳而起不令有聲即
朱王

等輩當作家長我等承事不令虧失余時商
人咸共憫愴舉聲啼哭各吐熱氣共相慰喻
迭互安心詣羅刹城未到彼城於其中路見
有一所其地寬廣皆悉平正樹林華果枝葉
扶疎諸鳥遊集如是無量復有雜華池沼華
鳥滿中觀者欣悅能滅憂煩其羅刹城四壁

有一樹名曰合歡近城而生其樹高大出於城上時彼商主見斯樹已即上其樹觀看城內見彼城中多有人死百有餘數或有死者已被食半或命未斷半身支解或有飢渴逼惱而坐或復消瘦唯有筋骨眼目坎陷如井底星迷悶在地頭髮蓬亂塵土坌身甚大羸瘦各相割肉而歠食之以是因緣作大叫喚如闍羅王所居之處見諸衆生受大苦惱是大商主見是事已亦復如是即以手捉合歡樹枝而搖動之一枝動已舉樹枝葉乎相棠觸而有聲出余時受苦諸人聞是聲已仰觀城上見彼商主在合歡樹見已悲呼汝是誰耶爲天爲龍爲夜義爲帝釋爲大梵王等耶在於厄難憐愍我輩故來至此救拔我等苦耶時彼人輩合十指掌頭頂遙禮哀泣發聲仰面上觀仰如是白善哉仁者汝今濟拔於我到於親愛之所耶余時商主從彼苦人聞是語已欝快不樂身心悲惱而報彼言是諸

人輩當知我今非是天龍乃至非大梵天也但我等輩從闍浮提興生至此爲求財故入於大海我等將欲至於陸地忽遇大風船舶破散值諸婦女來至我邊濟拔我等從尔已來常共如是諸女歡娛受樂我今云何能濟汝苦是時商主復問彼言汝諸人等云何在此受如斯事彼苦人輩即答言曰善哉善人我等今者亦復如是行人同伴亦五百人船破至岸亦遭羅刹女共受五欲將我等輩置鐵城中入此城來已被他食二百五十今唯二百五十人在我等亦共彼輩和合生於男女彼羅刹女語言微妙其聲婉媚但彼女等

朱子一
王一

貪食肉故共生男女悉還食盡汝諸人輩慎莫共彼愛樂娛樂何以故彼甚可畏無愛心故是時商主復問彼言諸人輩頗有方便得脫難不彼即報言有一方便商主復問方便如何善哉爲說彼等報言十五日滿四月節會大喜樂日月與毎宿合會之時有一馬王

名曰雞戶隋云多髮形貌端正見者樂觀白如珂
貝其頭紺黑行疾如風聲如妙鼓彼所停處
乃有粒米自無糠穀甚大鮮白香美具足彼
馬所食食是米已來詣海岸露現半身口出
人聲而作是言雖欲度彼大鹹苦水如是三
說我今當今安隱得度彼岸若值如是馬者
即得免難唯有此事更無餘也汝等若欲脫
諸難者勿泄此言商主復問汝等頗曾見馬
王不汝若見者何不親近何不度汝初從誰
聞如是之事彼等報言我從虛空聞如是聲
而有信者尋虛空聲詣於北道馬王之所雖
往其所不受彼言而復還歸我等皆由愛羅
刹女是故如此今受是厄是諸商主復問彼
言汝等去來可共詣彼馬王之所彼等報言
我欲上城城即增長掘地欲出其孔還合我
等是處無解脫期我輩必爲羅刹女食何當
得見彼親眷屬汝等人輩慎莫放逸隨意所
去速詣父母及自眷屬還歸本鄉唯願汝等

續
未三十一

二十三

公

心意和合我等今生某處某城某邑善哉汝
等若至彼處爲我等輩問訊父母諸親朋友
作是語已復告彼言汝等後時更莫發心向
彼大海何以故大海內有諸恐怖但在彼處
隨宜活命得共父母妻子眷屬不復分離能
行布施多造福業嚴持齋戒是爲第一是時
商主聞彼語已生大恐怖遂即下樹時彼諸
人一時發聲叫喚啼哭嗚呼極苦闇浮提內
微妙之地何當得見若卒知是厄處寧住在
彼食噉牛糞用爲活命不爲求財而來此也
余時商主依著本道還向本處見彼輩諸
羅刹女猶故睡眠商主余時還即眠卧至於
天晚便作是念云何令彼諸商人輩得知此
事若輒出言是即漏泄若其漏泄羅刹諸女
恐將我等至厄難處我之此語應湏隱默乃
至四月臨當節會馬王來日乃告彼等所以
者何昔有偈說

允於知識處輕陳心實者其事當漏泄

聞者各各傳 是以怨所得 便受大苦惱
 故有智慧者 輕不漏其言
 余時商主隱默而住乃至四月歡樂會時方
 始告彼諸商人知汝等今者慎莫放逸恋著
 愛心或貪婦女或貪飯食及餘資財我於汝
 等極生憐愍我今密語時諸商人聞商主說
 猶如師子在於山林忽大哮吼有諸凡獸在
 彼山邊聞其吼聲生大驚怖各相謂言我等
 今者未脫大海可惡之事時彼商人過彼日
 已遂至夜內見彼羅刹一切諸女耽著睡眠
 安隱而卧私密盜竊從卧牀起咸共詣彼期
 處詣彼處已白商主言善哉商主所見之者
 願為我說余時商主即告彼等說前見事諸
 人聞已憂愁不樂白商主言善哉商主我等
 今當宜可速至彼馬王所願我等輦安置得
 達闊浮提內今生之處時諸商人皆詣馬王
 所余時馬王至於海岸露現半身以人音聲
 而三唱告誰欲樂度鹹水彼岸我當安隱負

公

朱三十

三

而度之令到彼岸時諸商人聞馬王如是語
 已歡喜踊躍身毛皆堅合十指掌頂禮馬王
 作如是言善哉馬王我等欲度樂至彼岸願
 濟我等從水此岸達到彼岸余時馬王告諸
 商人汝等當知彼羅刹女不父應來或將男
 女顯示於汝慈悲哀哭受於苦惱汝等於時
 莫生染著愛戀之心汝等若起此意假使乘
 我背上必當墮落為彼羅刹之所啖食若作
 如是意念彼非我許物非我男女設使以手
 執我一毛而懸之者我於是時安隱相送速
 到彼岸作是語已汝等今者可乘我背或執
 我身分腳足支節時諸商人依語乘之余時
 馬王負彼商人出哀愍聲飛騰空裏行疾如
 風余時彼諸羅刹女輦聞彼馬王哀愍之聲
 復聞走聲狀如猛風忽從睡覺覓彼商人悉
 皆不見處處觀看乃遙見商人乘馬王上乘
 空而去既見是已速將男女馳走奔赴至於
 海岸發慈悲聲哀號啼哭作大苦惱各作是

言汝諸聖子今者捨我欲何所去今我無主
汝是我主汝等於先墮在海難大恐怖中我
等度汝唯願汝等與我爲夫汝等今者捨背
於我欲詣何所無恩無義何故相棄若有違
犯今乞懺悔從今已去不作諸惡如其不用
我者今此男女可收將去時羅刹女雖作如

錄

朱主

十五

公

是慈流言語雞尸馬王仍將彼輩五百商人
安隱得度大海彼岸到闇浮提諸比丘於意
云何時雞尸馬王豈異人乎即我身是五百
人中商主者豈異人乎即舍利弗是五百商
人豈異人乎即刪闍耶波離婆闍迦諸弟子
等五百人是我於彼時以此五百諸商人等
至厄難廳救其厄難達到彼岸今者還復至
刪闍耶見之廳舍利弗化已將詣我所我於
邪見曠野之中化令得脫度生死海是故汝
等當於佛所應生尊重恭敬之心 又舊雜
辟喻經云昔有五道人俱行逢雪遇一神祀
中宿舍中有鬼神像形國人所奉客四人言

今夕大寒可取木人燒之用炊一人言此是
人事不可敗之便置不破此室中鬼常噉食
人自相與語言正噉彼一人一人畏我餘四
人惡不可放之其不敢破者夜聞鬼語起呼
伴去餘四人言何不破像用炊然乎便取燒
之噉人鬼怕即奔走去夫人學道亦復如是
常湏堅意不可怯弱令鬼得便悞損人也故
維摩經云辟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也 又
菩薩處胎經云余時世尊告智淨菩薩曰一
生補處菩薩以權方便在卑賤家生欲得示
現除無明結十月在胎臨生之日現無手足
父母覩見謂爲是鬼捐棄曠野不使人見其
後數日母復懷身具滿十月生一男兒端正
殊妙壯之希有晝生夜死父母號哭椎脣向
天山神樹神何不憐我先生一子而無手足
捐棄曠野今生一子端正無比狀如天神今
復晝生夜死心肝斷絕當復柰何復經數月
母漸懷妊十月具滿生一男兒三頭八腳四

眼八辟觀者毛豎父母眷屬捨而欲去菩薩
權見令不得去父母問曰爲是天耶爲是龍
鬼神耶尔時所生兒即以偈報父母曰

非天夜叉鬼 濁倫迦樓羅 爲母除愚闇
權生父母家 先無手足子 亦復是我身
朝生若暮死 八住無上尊 我今受形分

卷三十一

三頭八手脚

徑向地獄門

焚燒善根本 求滅亦欲難
現本端正形 守戒不失願
前後捨身命 其數如微塵
投於甘露藥 趣使入道險
諸天受福樂 甘露除病藥
不違聖教藥

頌曰

解脫涅槃藥 幻媚多方趣
求寶失舟濟 飄浮思救形
妖魅誑人情 假接度海難
自非馬王負 危苦詎安寧
感應緣略引二十六驗

東陽留寵爲血恠 魯昭公時龍恠

漢惠帝時龍恠 漢桓帝時蛇恠

漢武帝時蛇恠 晉太康中有魚恠

漢成帝時鼠恠

漢景帝時犬恠

漢章帝時魅恠

賈誼見鵝鳥恠

安陽城有亭廟恠

東越閩中蛇恠

中山王周南鼠恠

桂陽張遺樹恠

南陽宋大賢亭恠

吳時廬陵郡亭中

建安中東郡界老

晉南京寺記鳥巢

晉時有老狸作父

晉時有狸作人婦

晉時有狸作人文產

晉時張春女邪

宋時梁道脩宅內鬼

西方山中人

宋時王家作蟹斷有

唐時逆人張

東陽留寵字道弘居于湖鰲每夜門庭自有

血數升不知所從來如此三四後寵爲折衝

將軍見遣北征將行而炊飯盡變爲蟲其家

人蒸炒亦變爲虫其火逾猛其虫逾壯寵遂

北征軍敗於壇丘爲徐龍所殺

魯昭公十

九年龍鬪於鄭持門之外洧汎京房易傳曰

魯昭公時龍恠

衆心不安厭妖龍鬪其邑中也 漢惠二年

正月癸酉朔旦兩龍現於蘭陵庭東坐溫陵
井中京房易傳曰有德遭害厥妖龍見井中
行刑甚惡黑龍從井出 漢武帝太始四年
十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鬪孝文廟
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太子事自趙人

江充起 漢桓帝即位有大蛇現德陽殿上
洛陽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

晉太康中有鯉魚二枚現武庫屋上武庫兵
府有鱗甲亦是兵之類也魚又極陰屋上太
陽魚現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乎太陽也
及惠帝之初誅皇后父楊駿矢交宮闈廢后
爲庶人也死於幽宮元康之末而賈后專制
謗殺太子尋亦廢故十年之間母后之難再
興自是禍亂構矣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
道路兵且作 漢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
城南有鼠嚙黃葉柏葉上民塚柏及榆樹上
爲巢桐柏爲多巢中無子皆有乾屍數升時

議臣以爲恐有水灾起鼠盜竊小獸夜出晝
匿今正盡去穴而登木象賤人將居貴顯之
象也桐柏衛思后園所在也其後趙后自微
賤登至尊與衛后同類趙后終無子而爲害
明年有鳶焚巢殺子之象云京房傳曰臣私
祿岡辟厥妖鼠巢也 漢景帝三年鄖鄧有
犬與豕交時趙王遂與六國共反外結匈奴
以爲授五行志以爲趙王昏亂豕類外交
之異匈奴犬豕之類也 壽光侯者漢章帝
時人也能芻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其形其縣
人有婦爲魅所病侯爲芻之時大蛇數丈死
於門外有大樹樹有精人止者死鳥過者墜

朱三十

三十八

才

侯芻之樹盛夏枯落有大蛇長七八丈懸死
其間章帝聞之徵問對曰有之帝曰殿下有
惟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披髮持火相隨豈
能芻之侯曰能此小恠耳帝僞使人爲之侯
芻三人三人登時著地無氣帝驚曰非魅也
朕相試耳即使解之 賈誼爲長沙王太傅四

月庚子日有鷙鳥飛入其舍止于坐隅良久乃去誼發書占之曰野鳥入處主人將去誼忌之故作鷙鳥賦齊死生而等禍福以致命志焉。安陽城南有一亭廟不可宿也若宿殺人有一書生乃過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後宿此未有活者書生曰無苦也吾自能諳遂住廟舍乃端坐誦書良久乃休夜半後有一人著皂單衣來往戶外呼亭主亭主應曰諾亭中有人耶答曰向者有一書生在此讀書久適休似未寐乃喧嗟而去湏臾復有一人冠幘赤衣呼亭主亭主應諾亦復問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復喧嗟而去於是書生無他起詣向者呼處微呼亭主亭主亦應諾復問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問向者黑衣來者誰曰北舍母豬也又曰赤冠幘來者誰曰西舍老雄雞父也曰汝復誰耶曰我是老蠍也於是書生密便誦書至明不敢寐天明亭民來視驚曰君何以得活耶書生

才

曰汝捉索函來吾與卿取懸乃掘昨夜應處果得老蠍大如鞭婆毒長數尺於西家得老雄雞父北舍得母豬凡殺三物亭毒遂靜求無灾橫也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下北隙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圍之一丈土俗常懼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與人夢或喻巫祝欲得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並共患之然氣勵不息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輒夜出吞嚙之累年如此前後已用尤女余時預復募索未得其女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慕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唯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提榮濟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終不聽去寄自潛嚴不可禁止寄乃行告貴請好劔及作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

錄

朱三十

十九

中坐懷劙將犬先作數石米餽蜜麯灌之以置穴口蛇夜便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聞餐香氣先噉食之寄便放犬大就噉咋寄從後斫得瘡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硯穴得其九女髑髏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爲蛇所食甚可哀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

王聞之婢寄女爲右拜其父爲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賜賞自是東治無復妖邪之物其歌謠至今存焉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在廳事上語曰周南余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急往不應鼠還穴後至期復出更冠幘皂衣而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周南復不應鼠復入穴斯湏復出出復入轉行數語如前日適中鼠復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訖顛蹶而死即失衣冠周南便卒取視俱如常鼠桂陽太守江夏張遺字昇高居鴈陵田中有大樹十餘圍蓋六畝枝葉扶疎盤地不生穀草遣客斫之斧數下樹大

朱三十
隸

三十

才

血出客驚怖歸白昇高昇高怒曰老樹汁赤此何得恠因自斫之血大流出昇高更研枝有一空處白頭老公長四五尺突出趁昇高昇高以刀逆斫殺之四五老公並死左右皆驚怖伏地昇高神慮恬然如舊諸人徐視似人非人似獸非獸此所謂木石之恠羨銅劍者乎其伐樹年中昇高作辟司空御史兗州刺史南陽宋名大賢西鄂有一亭不可止則害人大賢以正道不可干且上樓鼓琴而已不設兵杖至於夜半時有鬼來登梯與大賢語瞋目磋齒形貌可憚大賢鼓琴如故鬼乃去於市取死人頭來還語大賢曰寧可行小熟噉因以死人頭投大賢前大賢曰甚佳吾暮卧無枕正常得此鬼復去良久乃還復何道言訖顛蹶而死即失衣冠周南便卒取視俱如常鬼但急言死死賢遂殺之明日便逆捉其脅鬼但急言死死賢遂殺之明日視之乃是老狐也因止亭毒更無害怖吳時廬陵郡都亭重屋中常有鬼魅宿者輒死

自後使官莫敢入舍時丹楊人姓湯名應大有膽武使至廬陵便入亭止史啓不可止此應不隨諫盡遣所將人還外止宿應唯持一口大刀卧至三更中間有扣閭者應遙問誰答云部郡相聞應使進相聞已而去經湏臾間復有扣閭者如前日府君相聞應復使進朱三十
卷一
志

身著皂衣去後應謂是人了無疑也頃復扣閭言是部郡府君詣來應乃疑曰此夜非時又府君部郡不應同行知是鬼魅持刀迎之見有二人皆盛衣服俱進坐畢府君者便與應談談未畢而部郡跳至應背後應顧以刀擊中之府君下坐走出之應急追至亭後牆下及之斫傷數下去其處已還卧達曙將人往尋見有血迹追之皆得云稱府君者是老狐魅云部郡者是老狸魅自後遂絕求無妖惟建安中東郡界家有恠者無故益器自發匱匱作聲若有人焉盤案在前忽然便失之難生輒失子如是數歲甚疾惡之乃多作

美食覆蓋著一室中藏戶間伺之果復重來發聲如前便閉戶周旋室中更無所見爲閻但以杖撻地良久於室隅間有所中呼曰唯有冥死開戶視之得一老公可百餘歲言語了不相當貌狀頗欲類獸遂行推問乃於數里上得其家人云失來十餘年得之哀喜後歲餘日復更失之間在陳留界復作妖惟如此時人猶以爲此公也晉時吳興一人有二男田中作作時見父來罵詈打拍之兒歸以告母母問其父其父大驚知是鬼魅便令兒斫之鬼便寂不復往父憂恐兒爲鬼所困便自往看兒謂是鬼便殺而埋之鬼便遂歸作其父形語家二兒已得殺奴矣兒暮歸共相慶賀遂積年不覺後有一師過其家語二兒云君尊候有大邪氣兒以白父父大怒兒出以語師令速去師便作聲入父成大老狸惟建安中東郡界家有恠者無故益器自發匱匱作聲若有人焉盤案在前忽然便失之難生輒失子如是數歲甚疾惡之乃多作

出搜神記 卷十八 見

晉南京寺記云波提寺在秣陵縣新林青陵
昔晉咸安二年簡文皇帝起造本名新林寺
時歷陽郡烏江寺尼道容苦行通靈預知禍
福廿傳爲聖屢咸安初有鳥巢殿屋帝使常
筮人占之曰西南有女人師當能伏此惟即
錄遣使至烏江迎聖屢問此吉凶焉在屢曰脩

卷三十二

三十二

德可以攘灾齊戒亦能轉障帝乃建齋七日
禮儀精勤法席未終忽有群鳥運巢而去一
時淨盡帝深加敬信因爲聖屢起此寺焉
晉海西公時有一人母終家貧無以葬因移
柩深山於其側志孝結墳晝夜不休將暮有
一婦人抱兒來寄宿轉夜孝子作未竟婦人

母求眠而於火邊睡乃是一狸抱一烏雞孝
子因打殺擲後坑中明日有男子來問細小
昨行遇夜寄宿今爲何在孝子云正有一狸
即已殺之男子曰君枉殺吾婦何得言狸狸
今何在因共至坑視狸已成婦人死在坑中
男子因縛孝子付官應償死孝子乃謂令曰

此實妖魅但出獵犬則可知魅令因問獵事
能別犬不答云性畏犬亦不別也因放大便
化爲老狸則射殺視之婦人已還成狸

晉太元中瓦宮佛圖前淳于衿年少紫白送
客至石頭城南逢一女子美姿容矜憐之因
訪問二情既和將入城北角共盡忻好便各

分別期更魁集便欲結爲伉儷女曰得聾如
君死何恨我兄弟多父母並在當問我父母
矜便令女婢問其父母父母亦懸許之女因
勑婢取銀百斤綃百疋助矜成婚經久養兩
兒當作秘書監明果騎卒來召車馬導從前
後部鼓吹經少日有獵者過覓矜將數十狗

錄

卷三十三

三十三

徑突入斷婦及兒並成狸綃帛金銀並是草
及死人骨蛇牴等 晉永初中張春爲武昌
太守時人嫁女未及升車忽便失性出外歐
擊人乘云不樂嫁女家事俗至云是耶魅將
女至江右此三驗宋時安定梁清字道脩居
揚州右尚坊問桓徐州故宅元嘉十四年二

月數有異光仍聞鼙籬聲令婢子松羅往看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爲六甲至尊所使從太微紫宮中下來遇舊居仍留不去或鳥頭人躬舉視眼搏擲灑糞穢清射之應弦而滅並有絳汁染箭又覩一物形如猿懸在樹攢令人刺中其髀墮地奄沒經日反從屋上跛行就婢乞食團飯授之頓進二升數日衆鬼群至醜惡不可稱論松櫛牀障塵石飛揚累晨不息婢採菊路遇一鬼著衣幘乘馬衛從數十謂採菊曰我是上天仙人勿名作鬼問何以恒擲穢汙答曰糞汙者錢財之像也投擲者速退之徵也湏之清果爲武將軍北魯郡太守清厭毒既久乃呼外國道人波羅

鬼有叔操喪哭泣答弔不異世人鬼傳教曾乞松羅一函書題云故孔脩之死罪白牋弔其叔喪致哀情甚有誼次復云近往西方見一沙門自名大摩利問君消息寄五丸香以相與之清先奉使燉煌憶見此僧清家有婢產於此便斷鄉鄰王騁之妻陳郡謝氏生一男小字奴子經年後王以婦婢招利爲妾謝元嘉八年病終王大墓在會稽假瘞建康東崗既空及虞與靈入屋馮机忽於空中擲地便有瞋聲曰何不作挽歌令我寂寂上道耶騁之云非爲求葬故不具儀耳右三驗周仲尼謂季桓子曰丘聞之木石之恠憂螭
出異苑

螭或言獨足蛇山精好學人觀而迷惑人也
右出國語史記曰秦始皇云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也西方深山中有人焉其長尺餘袒身器械人衆數萬一人戴幘送書鹿紙有七十許字筆迹婉媚遠擬羲獻又歌云登阿儂孔雀樓遙聞鳳皇鼓下我鄒山頭髡髮見梁魯

參皆驚犯之令人寒熱此華人形亦鬼魅類右出神異經 宋元嘉初富陽人姓王於窮瀆中作蟹斷旦往視之見一杖長二尺許在斷中而斷裂開蟹出都盡乃脩治斷出杖岸上明往看之見杖復在斷中斷敗如前王又治斷出杖明晨視所見如初王疑此杖妖異乃取內蟹籠中攬頭擔歸云至家當斧破然之未至家三里聞籠中倅倅動轉顧見向杖頭變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語王曰我性嗜蟹比曰實入水破君蟹斷入斷食蟹相負已余望君見恕開籠出我我是山神當相助并令斷大得蟹三曰汝犯暴人前後非一罪自應死此物種類專請乞放王迴頭不應物曰君何姓何名我欲知之頻問不已王遂不答去家轉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當復何計但應就死耳王至家熾火焚之後寂然無復異土俗謂之山參六知人姓名則能中傷人所以勤勤問王欲害人自免

三十五

法苑珠林

正

第一〇三冊

古一驗出唐逆人張亮昔爲幽州都督於智泉寺禮拜見一大像相好圓滿遂別供養亮遇霧靈其堂柱逎木擊亮額角而不甚傷及就寺禮像額見有破處事在冥報記又貞觀年中其像忽然繞頸有痕迹大如線焉時人見之咸以爲不祥之兆未幾亮果以罪被誅其痕于今見在

出冥報拾遺記

沈茂敬書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隸一

珉曼夢音反濘所力反帑他朗反蠹金帛舍反蠹尾問二音反胡卦反渴渴也隰習綏息追曉華綰反跣跣先典遼落霄反躉遠也羣羣反鄆鄆縣名詭居委邑去已反山山反虬奇飼的嫋嫋徒羣而惟音反鄆鄆音垂人民嗟子見反剖普厚音反顓諸緣音反

頃許玉輪側詞反鞞鞞劍時缺反磽磽達浪反睢睢惟反糲快浦爲美汎反澆澆毗音反名感緣緣音耶寒音單音砌胡得反覆求追反罰火宏宥禹六反嬖嬖音卑履股也反嬖莫波反柩柩久渠也反

反駟側鳩反齧齧陌反髀髀卑履股也反儂儂奴冬反

反力丁稼山反